



邹付元

兴化革命遗址

北季庄战斗遗址

北季庄大捷战斗遗址位于兴化市戴南镇季家村北季庄。北季庄三面环水，原先经历了战火洗礼的30米宽的河流已被一条狭长的景观河所取代，这条河流将北季庄分成了东西两片，中有一桥相连。六十多年前，国民党东台县长李侠夫率部退守北季庄河西，撤去桥板，妄图利用其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，负隅顽抗。

1947年4月13日，国民党东台县长李侠夫在蒋军四十九师主力80余人保护下，带领顽保安队两个连及顽东台六、七、八、九等区“还乡团”，共400余人，乘汽艇两艘、民船数十艘，携迫击炮两门、重机枪6挺、轻机枪20挺，由东台、溱潼出发“扫荡”我蚌蜒河南，企图进占穆家堡一带，与我地方武装决战。但该部队在运动中，不断遭到我区队、民兵的袭扰。15日，敌在蚌蜒河南的北季庄、南季庄、花杨庄结集，企图从关口北犯，寻我主力决战。我华中二分区四团一、二两个营和溱潼团3个连组成的南进大队于敌大摇大摆进抵关口附近时，即加以阻击，并以一部绕至南季庄切断其后路，将敌包围至北季庄河西。敌利用其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，企图负隅顽抗，撤去桥板，占据河西沿岸的民房，并以轻重机枪严密封锁通向河西的道路。我军四团一营二连23名勇士组成突击队，在我方10多挺轻重机枪的掩护下，从河面最狭处泅水强渡，冲上对岸，轮番向敌人猛投手榴弹，迫使敌人弃阵地而逃。突击队员立即占领突破口，掩护部队冲锋。战士们冲进对岸，穿过敌人燃起的熊熊大火，奋力杀向敌人位于庄西的大庙据点。自下午2时许发动反击起，战斗至16日拂晓才告结束，除蒋记东台“县长”及几名“区长”等狼狈逃走外，共击毙、俘虏敌人约200人，击沉汽艇一艘，缴获八二迫击炮1门、掷弹筒2个、重机枪3挺、轻机枪11挺、加拿大冲锋枪5挺、汤姆式2支、快慢机3支、手枪9支、日式手枪1支、步枪130余支，缴获弹药七九子弹7218发、六五子弹1674发、卜壳弹25发、汤姆弹241发、炮弹1只、掷弹筒弹21只、榴弹18只。

此战意义重大，苏中军区管文尉、吉洛、胡炳云、李干辉、周文在等首长于4月20日联名传令嘉奖参战部队。华中二分区《人民报》4月19日第534期、23日第536期、25日第537期对北季庄大捷进行了连续报道，并发表了社论《蚌蜒河畔之捷》，其中指出，北季庄大捷是华中二分区半年来坚持游击战争中最光辉的战果之一，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宝应地区的反“清剿”斗争，而且会对全分区今后斗争起重大影响；同时，还直接地改善了溱潼地区特别是蚌蜒河南的斗争局面，并且将有力地帮助江都地区恢复工作的开展。



作家庞余亮将回乡签名售书

7月26日上午9点，作家庞余亮将在兴化长安路新华书店举行《鼎红的小爱情》签名售书活动。

庞余亮，兴化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作家，泰州市作协主席。现任靖江市政协副主席。《诗刊》社第十八届青春诗会成员，鲁迅文学院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。近20年来，著有长篇小说《薄荷》，短篇小说《野猫》，中篇小说《鼎红的小爱情》，诗集《开始》、《比目鱼》，童话集《银镯子的秘密》。

书评



陈永光

那些无援，那些隔绝

——读庞余亮的中篇小说集《鼎红的小爱情》

七个都可以改编为电影的中篇故事，是作家庞余亮的归乡之路。水乡深处的村庄。古镇幽深的街道。他的亲人，他的朋友，他的学生，他目光所及的小人物，那些出没在作家记忆中的人物，在中篇小说集《鼎红的小爱情》里，演绎着命运的无援和生活的隔绝。

在蛮不讲理的痞子面前（《与痞子抱头痛哭》），你会走投无路；在情同手足的兄弟面前（《正十字吊》），你也会走投无路；《鼎红的小爱情》主人公似乎还不至于走投无路，因为她每次出走，都在盐城乡下的表姑家。然而，只有一个地方可去，难道不是已经无限接近于“走投无路”？

细细究来，人们的走投无路，出于不同的情状。有的由于个性，比如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小宋师傅；有的由于职业，比如终于当上副股级侦察员的唐王高；有的由于家庭，比如周益民的贫穷、有三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；有的由于社会，比如痞子横行的某些年代；有的由于生理，比如《秒史》中的聋爷爷，瞎奶奶；有的由于心理，比如那顶谁都看见、但谁都说不清楚的、沉甸甸的“绿帽子”。然而不约而同，他们一起走上了一条叫做“走投无路”的道路。

这种走投无路，在庞余亮的短篇小说中，甚至诗歌中，已见端倪。那位裸身疯跑的“父亲”，可谓“走投无路”之肇始、之原型。那位用苦楝树为小弟制作棺材的“木匠”，则显然上演了

一出惊悚版的“走投无路”。那位被奶奶斥为贱货的“小女孩”，则让人非常自然地想到了一些非常沉重的、“走投无路”的社会问题。

有的小说家写故事，有的小说家写人物，有的小说家玩技巧，有的小说家玩深沉。而庞余亮的小说，则专注于感觉。他的写作，有类于他的家乡的“垛田”的形成，水中取土，一点一点地蓄积自己的感觉（也许更多的是他的主人公的感觉，以及读者的感觉），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地盘，最终成为一个相对隔绝的、孤立无援的、十分醒目的存在，成为一个纠结着死与生、爱与恨、绝望与希望的水中之沚。

所以在庞余亮的笔下，你总会看到：平坦的生活之中，忽然竖起了绝壁。完整的内心世界，突然出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从诗歌，到短篇小说，到中篇小说。从周益民家的家庭作坊，到鼎红家的馒头店，到《秒史》中父母从事的食品批发。从农民，到老师，到警察。庞余亮的笔触，追随了时代的步伐，不再仅仅停留在他最为熟悉的农村、小镇，而是伸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。但不管自然经济、计划经济、市场经济，不管何种职业，都不能让人类生活中的、人们内心中的绝壁和鸿沟消失。它仿佛是胎记，仿佛是一道去不掉的疤痕。也许人类存在一天，它们就会存在一天。

正是这种绝壁、鸿沟，也即是生活中的那些隔绝的存在，使得警察唐王高“越跑越

慢”，使得冬梅、素兰“出嫁时你哭不哭”的疑问成为多余，使得仅仅六岁的秒，以乒然坠地的声音，为自己古怪、凄惨、悲壮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大大的休止符！在生活中的那些隔绝面前，人们始则愤怒，冲动，终则软弱，哀伤。愤怒，冲动。软弱，哀伤。它们作为强烈的情绪，既真实生动地反映着每一个主人公的生存状态，又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将读者的感觉引入到了“走投无路”的死胡同。

阅读庞余亮的小说，我常常会想起一部俄国小说：《那被欺凌和被侮辱的》。依稀。仿佛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：在俄国小说中，谁是欺凌者、侮辱者，谁是被欺凌、被侮辱者，似乎一目了然。然而，在庞余亮的小说中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家人，是兄弟，是姐妹，是朋友，是同事，是同学。他们之间，到底谁是欺凌者、侮辱者，谁是被欺凌、被侮辱者？

尤有意味的是，以编年的方式去读《鼎红的小爱情》，理清其间的时间脉络，你会发现，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，现实中路越来越大，桥越来越多，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内心，在我们的情感里，月迷津渡，雾失楼台，沟通内心、加深感情、丰富生活的“路”往往是“将登太行雪满山”，“桥”也是“欲渡黄河冰塞川”了。发达的交通和通讯，正在制造着新的隔绝。知识令愚者更愚。财富让病者更病。技术使弱者更弱。

还有比这更令人不安的吗？

征文



陈斌

七庙对七桥

兴化历史上的寺庙众多，明清时全境达600余座，许多寺庙临河而建，于是河上架桥，形成寺庙与古桥相对的景观。在兴化城，旧时有两条主干市河穿城而过，或石或砖的古桥点缀其间，沿河便是街道。街道上民居与寺庙杂处，不少寺庙恰对着市河上的古桥，如东岳庙对盐务桥、城隍庙对迎恩桥……前人从中总结出七个典型的例子来，故有了“兴化城七庙对七桥”的说法。

“七庙对七桥”究竟是指哪七处？由于日久年深，加之类似的景观后竟不止七处，于是闾阖耆宿众说纷纭，形成多个版本。笔者从中择取了较为知名的七处：

一是华神庙对玉带桥：华神庙旧址在兴化城北门内，又名“汉孝廉华元化先生祠”。华元化即神医华佗。明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，兴化庠生宋九苞在北门内玉带桥下建造了华神庙，庙内正殿供奉华佗神像，并据说素有灵验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，张家庄孝子徐万侯于庙内求得“烈马真心丹”，又恍惚中得华神指点，后剖心医母而不死，一时

传为奇谈。华神庙前的玉带桥为嘉靖时所建，因正对华神庙，故又名“华神庙桥”。

二是广福寺对广福桥：广福寺又称作“东广福寺”，兴化人习称“东寺”。此寺建于唐宪宗元和，旧址在兴化城小东门内。明嘉靖中，广福寺突遭大火，救火时，僧人于烧坏的佛腹内发现了残存的唐代红笺，从而进一步佐证了寺庙的悠久历史。此外，在寺院大殿的殿脊上，还立有小铁塔一座，相传为吴越王钱俶时所造。广福寺前的南宋广福桥，就是兴化人惯知的“东寺桥”。

三是罗汉寺对罗汉桥：罗汉寺并不是寺，而是兴化“西宝严教寺”即“西寺”的罗汉堂。宝严寺建于唐昭宗大顺中，旧址在兴化城西门外。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宝严寺的罗汉堂建在了与山门隔河相望的市河南岸，后来才改称“罗汉寺”，寺前的桥就叫作“罗汉桥”。崇祯时的兴化籍“宰相”吴姓，儿时曾在罗汉桥附近玩耍，看见罗汉堂里的罗汉纷纷下河洗澡，故留下“罗汉游澡”的传说。

四是城隍庙对迎恩桥：城隍庙旧址至今尚存，然已面貌全非。旧时的兴化城隍庙南临市河，河上即“迎恩桥”，又称“城隍庙桥”，过桥即城内南大街。兴化县城隍福泽一方，有求必应，故与州府同级，敕封“灵佑侯”。兴化民间还有“城隍庙里搬砖头”的说法，以代指某人尚未出世：故老相传，兴化城隍庙一阴一阳，亡魂皆在阴间城隍庙服搬砖之役，役满即可转世投胎；恶鬼则绑缚庙柱之上，

永受毒刑之苦。

五是东岳庙对盐务桥：东岳庙一直与“状元宰相”李春芳孝母的故事牵扯一起，其实东岳庙的建造远早于李春芳出世，庙内永乐中所造的天尊大殿至今保存完好，600年间不偏不倚，堪称兴化城古建筑中的典范。东岳庙第一任道长为姜可常，相传能呼风唤雨；第二任即《封神榜》的作者陆西星，他出生于兴化，九试不第而入道，创立了道教“东派”。东岳庙前即古盐务桥，兴化人习称为“东岳庙桥”。

六是小关帝庙对崇武桥：兴化城共有三座关帝庙，即大关帝庙、小关帝庙与野关帝庙。小关帝庙旧在兴化城西营一铺，整座庙坐东朝西，原是明代千户祭祀军旗之所，称“旗蘸庙”。清代，原庙废除，至乾隆中改建为小关帝庙，成为兴化青帮的香堂及议事厅。过庙前崇武桥向西南转出威武门可达西门外教场，桥西堍有马家大院，大院主人清代书法家马永莱曾出资再造崇武桥，兴化人为纪念此事，改称此桥为“马桥”。

七是上真庙对上真庙桥：上真庙旧在兴化城东门外，为一座明代道观，观东是一条南北向市河，西转可入米市河，一座古桥连接着东西两岸，即“上真庙桥”。

此外，兴化城还有夫子庙对步蟾桥（状元桥）、龙珠寺对万善桥（龙珠桥）等说法。如今，“七庙对七桥”已成为过去时代的一个记忆，市河、古桥及那600余座寺庙，早消失在茫茫的历史烟云中。

江苏省兴化中学
《兴化日报》副刊部 联办